新刊權載之文集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九

唐權德輿字載之

德宗皇帝諡册文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在寳應制天下賦輿戚藩以大自曾疏雍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燀威命廓開王途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

祖神宗之大烈有乹乹翼翼之至敬敷佑廸哲尊嚴懿
恭燭明四極發育萬物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巍巍
乎建中風聲與貞觀符洎時有祲沴變生京轂省方展
義宏陰隲之功整旅致誅申振耀之令鳴誼滅息侯王
軌道丕冐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毖祀萬靈以接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宏亨壽以致其和博採虛受以通
其志政刑有儀宸扆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
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于近侍輟已
行之詔疾讒口于宵人宥過誤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
廟祧而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勳籍夷歌

陳于樂府甘露所隊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囷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憯怛忠利虞帝之教也亹亹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躬古先之大烈極帝者之上儀方將踐升介邱侍檢玉牒奄遺末命永弃多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兹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太尉某謹奉册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

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叶贊丕祉流于
無窮嗚呼哀哉

莊憲皇后諡冊文 奉勅撰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某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臣某
伏惟大行皇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齊二儀以發育
含萬物而化光靜專宅心謙儉約已塗山積厚淮水秉
靈四德交修六宮承式於德宗有逮事之孝敬於先皇
有輔佐之憂勤允迪風徽儀型天下伏以永貞詔命脫
躧寰區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顧茲沖眇上荷
劬勞自幼逮長稟邑姜之教勗繼體纂圖申長信之供

養率用慈訓施于理道毋儀所被子惠所覃一紀于茲
萬方蒙福以載物之量苞逮下之仁嗣姙姒之徽音慕
黃老之清淨宜介丕祉盡如岡陵昊蒼不傭艱棘俄及
廹惟顧復創鉅感深銜血茹荼叩心罔極今鮒隅郎遠
龜筮告猶順厚夷體幽嚴就路宰政卿尹典禮之官詢
考古式詳稽謚法以周道章明宋之或改形容擬議敢
易大名謹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臣裴度奉冊上
尊謚曰莊憲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廟
對越鴻休與世世方祇永永無極嗚呼哀哉

故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姑臧縣開國公

贈司空李公謚議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刄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謹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秕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儼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蕫衣裳之會已事廻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池

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命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于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肯葦元成翟方進以經明爲漢相而皆謚曰恭接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謹議

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謚議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直方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莅官確然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辨論裁正昭德塞違滌瀹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擁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爲文可徵矣其爲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爲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爲景皇始封于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爲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倣尚永清公主欲以他族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爲主當時稱之定呂諲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

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饑旱隣郡膺下什四已上而舒人生悅在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錫金紫其初治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為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于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為文章以輔教化是謂博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為多能定宗廟之饗為薦可正婚姻之主為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議

昭陵寢宮奏議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山上原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于見任行宮處修造所與久遠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

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以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

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便於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版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爲異况舊制既毀新功是修考于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且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本于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饎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絜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于神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羞所謂潔且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

于事爲當而又無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宫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爲遠近耶臣愚以爲但在栢城之内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愼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貞元十四年月日

祭岳鎮海瀆等奏議

儀禮覲禮曰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之外注云變拜言禮容祀也疏云拜無祀言禮則兼拜也

右明祭四瀆山川卽陵皆有拜

禮記王制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大視其牲器之數疏云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也

右明五岳四瀆下與公侯同尊卑

禮記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注云質羣小祀也文社稷五祀也察四望山川也神先公也

右明山川之獻重於社稷今太社先農皆拜

禮記樂記云禮主于減樂主於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注云減人所倦也進謂勉強文也

右明勉進於禮以防減倦自證聖已前御署祝版訖北再拜自後不拜今若祭官又不拜恐減至于銷失進之義

以前奉進止令常參官商量合拜不拜直書其事者臣謹按儀禮禮記等議條例如前伏惟開元禮岳鎮海瀆每年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時旱則祈于北郊及有所祈

之禮獻官皆再拜祭以接神拜以成禮稽攷今古並無不拜之文風伯雨師本皆小祠天寶中始昇爲中祠貞元初陛下又以事切蒼生屈已再拜況岳鎮海瀆能出雲爲雨故祝文有贊養萬品阜成百穀之言國朝舊章諸儒損益伏請依開元禮祭官再拜爲定其諸神龍毗沙門神等在禮無文今則咸秩遣使致祭推類相從諸神龍准五龍壇例毗沙門神准四鎮山例並主祭官再拜請依太常寺狀爲定謹議

貞元十五年九月日中書舍人臣權德輿奏獻

懿二祖遷廟奏議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向之
位并遷廟之位

右伏惟今月十六日勑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
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寮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
聞禮有五經莫重于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向之尊
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
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
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爲屬尊
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

以大皇别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
祖以下爲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遷移于晉晉不以兄
弟爲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
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遷移于宋初
永和中徙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
築一室韋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别室若未展
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
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
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
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宏農府君而

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旣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于東向藏二主于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爲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于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啟與太康之代而左邱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儀則可闕殷祭非敬則

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寮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頎等一十六狀王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字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于藏夾室處東向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杖卜瘞埋虛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細審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德明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于擬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殷皇運于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高元猶

元周人祔于先公之祧此亦亡于禮者之禮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儀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于貞元八年嘗
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玭經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今累叨忝獎獲貳
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以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

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王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或云每禘祫時就饗于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以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以下昭穆旣太祖以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及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制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

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古漢魏太上皇處士君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于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謂當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那從古以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歛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栗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于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

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以下虚東向

并貞元八年十一年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

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新刊櫤齋之文集卷第二十九終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

唐權德輿字載之

議論

兩漢辨亡論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買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申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簒奪之兆皆指導之馴致之雖年

祀相遠猶手授頋指之然也其爲賊害也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顓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勢上下恬然晻留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劇面别廷辯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覦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欵欵然用家

人匹婦爲心以圖身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世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與羣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廻巫趙誡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狗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從廢蠡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

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豎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潰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焉處於完安之時則務小忠而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蓍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燄燄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烟煨擠萬民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

史贊組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旣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淸河王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暫瞭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仄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疑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故辨其所以然

答客問

客問主人曰自古理世少亂世多豈真宰有必定之數耶抑人事耶答曰時風之理亂在士行之薄厚士行薄厚上係於時君大臣所趣向矣自古輔政者或直方不試旋見絀放或進非其任疾顛覆餗之二者進退相隨不足以形理亂理亂者在君臣之際心術合符久而成化焉故聖與賢合則爲堯爲舜暗與諛合則爲幽爲厲其間雖多方萬殊而不遠此二道先師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莊生亦云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噫夫淳化爲醨利勝於義久矣被薦紳衣冠語道德仁義皆偉然有古君子之風心之所師有異於是者則不仁而多才

且以主意為政但慮智不足以取合力不足以固位而不計合之固之枉直焉甚者則塞其聰明道其利欲順非阿旨與俱上下以平仲之和不如梁丘據之同即墨之毀不如阿大夫之譽其風下扇中人之域多由之以其術易修其用易情之為利也持祿觀望則曰明哲保身無所發明則曰大直若屈終於義則曰反經合道枉於理則曰枉尺直尋或曰夫子之公出或曰管仲有反坫旁緣似是觸類滋長舞六辯之文以伸其邪志迭相鳶譽號為通人亦有務名加循實求進如知退雖近習不得其誠巧歷不知其數鄉原邑聚變化局流取美名

責仕如轉圜反掌世教無主蕩然隨之豈曰盡然蓋寡不勝衆其甚也滅天下之公是務天下之好惡鉛刀蟬翼爲銛爲重於是民反德爲亂天反時爲災敍陽伏陰山童澤涸皆此物也及夫中外蕩析邦家鼿卼則相傳曰殆天數乎非人力所及也生極顯尊死有誄謚爲惡甚矣而譏議不失故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諭其弟奔走竇力以不能爲恥而欲望理多亂寡庸可得乎接輿申徒狄之徒祥狂而不復者皆惡是也蓋在爲國者澄其源流以灑士行示三代之直道須七教於國風取如是之流投與鬼魅示不復用則時風厚而天下理矣客

日請書所聞以爲子孫藏

酷吏傳議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爲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兼一方事舉於惡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作二傳以誡世爾而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人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仄目其爲雁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

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
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
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
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有
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
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
雜列篇次至於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
嘻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
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譽官無處父之華異
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害怒

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辯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之爲失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也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薊城自爲燕王蒼頭子密等因寵獨在便室卧寢遂共殺之以其首詣闕封爲不義侯愚以爲非先哲王封賞之本旨也遂作議云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人又曰必也正名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

恩舊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譏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爲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王師以征之以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之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宜之逆運其狙忍待其臥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封爲不義侯愚以爲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則莫可侯也漢爵爲不足

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如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瘞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爲刑賞使天下陪臺厮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倖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原弃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王使桓靈不君山陽奪本其所自膺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志過

辛酉歲予以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傳陵崔公出爲郡佐與予語及世道次及人倫大節因曰延州之讓不

其至矣哉或者言吳太伯讓而興季子讓而亡此乃拘於一方而不蹈乎大方也原夫太伯避季歷奔荆蠻以就文武之大業則知太伯因天下之尊周以成周也豈以興吳爲念季子因天下之去讓以全讓也豈以亡吳爲念然則太伯季子皆以天下心爲心興亡曾不屑慮彼或者之論誠未通其旨焉子曰誠哉是言況季子之歷聘也聞樂章辨歌詩皆審其盛衰以造乎微精明宏達物無逃數儻吳數有所極耳又何區區異論於其間哉答曰子之言過矣若季子以興亡必然力不能支乘此而後三讓是利於將亡因以沽名者也豈可爲君子

言之且以吳之存而季子亡之以讓之廢而季子全之向使勤一國之理理於句吳今亦化爲古墟鞠爲榛蕪曷與夫禮讓之大使千古是式貪以之廉暴以之仁忍垢冒榮者以之知懼其於爲理也不其遠歟尋乃拜受其論退書所聞且以志過名篇庶乎聞義能徙之義

答問三篇

或問性命答曰天之於人也賦其命則有窮有通有壽有夭賦其性則有枉有直有仁有鄙性之不可移猶命之不可移使仁而直者通而壽天下之理理也窮而夭則反是鄙而枉者窮而夭天下亦理理也通而壽則反

是其所繫者在天不在人在彼不在此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或問富貴答曰君子之所樂也問曰君子豈樂是而猒窮約耶答曰先師嘗言之矣樂以其道處之者也不以其道則市井狡儈者皆能得之矣君子之所樂者非樂其身富且貴而已樂爲仁由己而推其道於天下也

或問出處答曰出有二道在所執焉爾行道耶趨時耶口居易絜矩坦夷中正則道在己而時不可必也就利爲害推移俯仰則時在己道不可必也若道與時叶發紓光大則易之上下交泰詩之南山有臺書之咸有一

德三說命是也斯蓋從古之所難也古之處者所以晦其明藏其用窮棲於嵌巖之下與鳥獸草木之爲伍者誠角其利病而愛其身愛其道也豈得已之爲耶

醉說

予既醉客有問文者濆筆以應之云嘗聞于師曰尙氣尙理有簡有通能者得之以四不能者失之亦以是四者皆得之於全然則得之矣失於全則鼓氣者類於怒矣言理者傷於儒矣或訚訚而呀口跕跕以墮水好簡者則瑣碎以諱恠或如讖緯好通者則寬疎以浩蕩龐亂憔悴豈無一曲之效固致遠之必泥苟未能朱絃大

英之遺音遺味則當鏞磬在懸牢醴列位何遽翫尢衆而訧柜餌況頓命而傷氣六經之後班馬得其門其或慹如中郎放如漆園或遒拔而峻深或坦夷而直溫固嘗瀵然而神全然而天混成四時寒暑位焉穆如三朝而文武森然酌古始而陋凡今備文質之彬彬善用常而爲雅善用故而爲新雖數字之不爲約雖彌卷而不爲繁貫通之以經術彌縫之以淵元其天機與懸解若圬鼻而斲輪豈止文也以宏諸立身不如是則非吾黨也又何足以辨云

釋疑

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君子坦蕩蕩此蓋視履考祥而不憂不懼也易曰思患而預防之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此又誠愼若厲之義也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在明者審之而已或不能深推本末而疑吾自若則舟有溺騎有墜騎有魘飲有醉食有噎行有蹶其甚則皆可致斃無非危機其可以盡廢此而如土偶木寓耶不然則憂可旣乎憂可旣乎

放言

大凡此世皆妄作也又何足以滑吾眞苟虛中以順外兮吾又不知夫萬物之沄沄爲細爲大爲利爲害循環

出沒互相變態至人達觀萬殊一槩弊弊焉分得喪於毫釐之內貴乎其道可以富壽天下賤乎無纖芥之爲累者生乎順羣物而熙熙如春死乎智氣歸虛無以反吾眞則何衢而非遊又惡用天性以勞神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三十終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一

唐權德輿字載之

記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爲京兆郡則曰侍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治國家沿前代之故再更其名至開元初命爲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衆務而分貳之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佑其慈惠下董掾史屬城之理而推其功善大積而不茹中行而有倫和協輯睦宣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居之貞元

十六年春二月詔宏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郎中莅其職先是達夫之佐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爲劇曹郎懿文菁華理行直温折中惠令克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而猶以吏理揚歷於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覆露於轂下耶或姑閟其能而將大受之耶初西少尹視事之堂大歷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爲亭沼故移㕔於是自後㕔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寖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日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徵鈇員以循舊常宏必葺以辯攸處用宿其業而修其方凡所顓督武備廐置刑書糾禁工徒啟塞三右

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允也稱職者或退其品而遷於近侍或進其材而擢爲大吏佐六官分十聯皆其遷次然以書記堙落慮失其傳今斷自太極元年而下列其名氏歲月俾風采相屬且爲故志云

秘書郎壁記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官居三臺上丞郎之位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函

初思漢庭延閣之制溥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廣
永與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
之法制官師之訓典九流百代如貫珠然學仕皆優而
旋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公具瞻自涇陽
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
中書相君之令弟也力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
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申恩審官與恰恰
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繁文
而朱紫不襍開元初君之王者穎川府君叔祖刑部府
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讎

校或功次而奉朝請舍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文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司門員外郎壁記

周官司門爲司徒之屬今爲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爲上士後數更其名至隋爲承務郎武德初方定爲今制秩從六品上大自漢魏已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有輕重或百職耗廢雜而多端而郎位皦然未嘗有函幷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公貴仕多由此塗出所以備明

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候通道旁午而斯任尤劇彭城仲子陵修詞以亟任說經有師道自博士祠部郎稍遷于茲且以南藪銓藻之勤久次而後至循性自牧闇然君子之道況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事古誼家法久於講貫遵修砥礪其可量邪至若門闢出入之籍設險閑邪之義譏而不征守而不紊列在令書端如貫珠故可略於此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郄壞磨滅使鄙夫書而補之貞元辛巳歲夏六月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漢廷尚書郎辯章制度王文章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

曹名用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遞部擬晉已遷其任寖劇國家紀律昭明官修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啟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爲稱職以獲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不得不重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莅之皆難其才而慎斯舉也大抵受命者多士心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衺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濶略守或刻深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一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宏

中温毅廉直清方敏實風槩資材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賢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狀之成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讟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芒刃不頓君子以宏中之道爲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縠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通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宏文館大學士壁記

聖人南面以理天下在崇起教化緝熙光明太宗文

皇帝敷文德建皇極始於宏文殿側捌宏文舘藏書以實之思與大雅閎達之倫切劘理道金玉王度盛選重名虞南褚亮而下爲之學士更直宿侍於其中其論思應對或至夜艾誕章遠猷講議啟廸武德貞觀之澤洽于元元厥有助焉其後徙于門下省員龍初始置大學士名命益重多以宰司處之所以登閎古先腴潤大政則漢廷之金馬石渠蘭臺延閣方斯陋矣按六典常令給事中一人判舘事每二府爰立則統於黃樞而或署或否不爲恒制孝文後元二十年間斯職闕焉前年秋八月今河中司空公居之今年夏五月相國蕭公居之

公粹清莊重山立泉塞苞孔門之四教藴洪範之三德靜若彝器抑如黃鐘由小司徒陞左輔乃莅斯職於是戒官師稽憲令貴游青襟辨志樂羣皆修其方而遜其業且以左戶之羨財百方附益而修飾之公署書府靜深華敞清禁之內輔臣攸居宜乎舒六藝而調四氣於此室也初公之王父考功府君在中宗朝爲直學士懿文合章休有厥聲至公則聿修之宏大貽厥之昌阜盡在是矣至若命舘之再爲修文中爲昭文改復歲月傳諸故志前賢名氏宜列屋壁公以德輿文代於中臺之任踴躍於大冶之中惠然受簡使得論次自景龍二年

李趙公嶠始受命爲大學士至公凡若干人揭而書之所以備文館之故實廣台臣之年表抑公之命也不敢辭焉元和二年秋九月記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司徒岐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協和泰階齊平旣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啟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廻巖巘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蹇産於山腹下崇岡冒靑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館幽邃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决或渟潋

而杯行瀑爲玉聲初濛於山下終滙於池際白波淪漣繚以方塘輕艫綴緯沿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沉之適濯于孱湲風于碧鮮紅葩火燃素英雪飛芊眠葱蒨香寮廻合含虛籟以四達邇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盡簪投轄則有鳴珮拖紳宗工儁人金闕玉堂之賓淑姿修態流光含睇廻風過雲之藝中飲矣抃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爲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溫室晏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

也則暢天理棲顥氣翛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歟其不詒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從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遠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喬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繆陪衆君子抃公之堂嘉招盛集靡問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太宗飛白書記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六年荅左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王未嘗不虛已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貞九有清繇此物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待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為動神機縱天辯不若凝旒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荅嘉其忠故以誠詞遅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奏其事有都官郎中竇泉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其書於人間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又得之於竇氏元卿工為篆隷八分書且其家法保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

予以太常齋薦于宮師因出以示予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緲鴻鵠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絕世又以見哲王之餘裕書圖之逸品云

新刊權載之文集第三十一終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二

唐權德輿字載之

記

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

元和二年冬十月宣城長帥中執法襄陽郡王路公作新亭新營凡周月而厥功成書時且便於人故也先是郡城之南阸陿磽确山木不翦樵門不開公因暇日觀覜原野直南一里所得響山焉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南得響潭焉清泚可鑒縈迴澄淡又其南則博敞平夷迴漫逶迤從古之隙地是邦之休利目與心會闇然自

得悉以條陳實蒙可報乃晝日力討徒庸闢於弇中成是夷道揭東西二字於雙峰之上相距二百步華軒峻宇皆據勝勢廣廈疏寮可棲顥氣碧山亘目淸流在下跨以虹梁抵兹近郊因其爽塏乃列營署度野以步度堂以筵上棟下宇各有區處規地之廣袤分左右營部隸爲牙門親軍而下左至八右至七既而左次莽平㮇石之師與燕設黨又在焉廣塲閒館窴寮縈帶可以閱軍實可以容宴豆度羨材則不費因悅使則不勞巽之申命師之畜衆楚莊之匏居衛文之楚邱得其時制而不煩官業盡在是矣初興師所處在郡之北偏地泐墊

下水泉沮洳積弊不遷介夫病焉至是則修武備建㞐利興寢得安其室處坐起以觀其習變而公又饗士於斯娛賓於斯公之心泰則神王神王則中和旁達士之體寧則氣全氣全則餘勇可賈夫然則不出𥁕階俎豆之間而威惠交修上下浹洽在此物也以公之平粹淑均天資吏師昔嘗四剖符一司武皆有利澤施于州壤及是則貴爲元侯疏以大封推心術而行於理所繇屬城而流于支郡程功底績觀發知智亭與營之制宜乎哉前賢之以循政聞者有矣而遺美於是豈侯公之爲而裕斯人也凡由此途出者東南抵于歙西南抵于涇

鬲摩轂擊徃復自便絶東溪有浮橋過西亭得蓮池觸類滋長皆為絶境公以鄙夫春秋之徒也繪而傳焉使實錄于右時三年夏五月記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古者諸侯路寢成則考之今刺史頒詔條而都府蕪支郡辯章命令必有攸處著者位之表也一方之屬目焉黔中為楚西南徼道在漢為武陵莊蹻循江以略地唐蒙浮舩以制越五谿襟束為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愁擾以走險緩之則横猾而犯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部而揖綏之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元和三年夏六月制

詔商州刺使隴右李君以中執法剖符茲土凡四使十五郡五十餘城裔夷嚴險以州部修貢職者又數倍焉察廉經理招徠教化以柔遠人以布王澤先是兵火焚如之後公堂庳陋饗士接賓禮容不稱君乃規崇構開華軒西清東序靚深宏敞廣廈翼張長梁翬飛修廊股引麗譙對起白堂徂庭陛降攸寧燿習爽乎光明宣慈和以洽平君子謂福黔人於此堂也信矣李君敏肅而才代爲宗室吏師先尚書嘗孫大農賦政于此凡七易守臣而君顧其職老壯感泣猶鄭人宜桓武之世焉君之長壽安也則泉噴玉在湖也則亭白蘋在南也則館

丹水皆得勝槩流於詠歌及茲則興事任力休嘉宏大此物此志惠於斯人其他可知也其跡明可前知也書事以誌美其古史記之遺乎三年十月兵部侍郎權德輿記

開州刺史新宅記

記曰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况吏者人之師宅者章之次君子之所尊體諸侯之所賦事宜以車服視其等威漢中支郡曰盛山所理阨陋乾元上元之間歲比凶災萑蒲相聚戕害燒夷州壤蕭然從之長人者姑葺蓬茨僅蔽風雨而已貞元八年夏四月北海唐侯文編承詔為

郡既至則敷宣化條簡易廉平居者胥悅流者自占朞月有成三年大穰獄有奥草野無弃地既均而安既阜而蕃官修其方物有其容乃喟然顧其屋室曰是之不修政將安寄度塲功之隙因悅使之衆合于古帝得其時制蕴殖廣庭渠渠中堂堂下布武席間函丈工徒不勞里旅不煩攸介攸止爲仁爲義君子多之邦人宜之其於潔而中禮儉以成德與夫臧文之山藻趙武之輪奐異矣先是地無井泉人汲江流挈瓶懸綆力僨用寡乃並北山之下得坎疏蒙股而引之于閫閾之東順其性而流不竭通其變而人不倦廕以漸亭瀏然而清州

閭幼艾得以齊飲食而蠲疵癘矣便安之政觸類而長始於郡齋洽於封內初文編以文行馨香為左史儀曹郎記事而為春秋含毫而陳奏議及是則推誠以愛人條暢而休嘉連帥丞相以為表率裕於才者其無方乎蓋陟明翰飛將激而遠之於是邦也古之成室主人落之賓亦發焉德輿與文編遊久聆其功善寓此直書用代發禮且以醨泉之智因而廣之時十三年冬十月文編居部之六歲也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山林川谷能出雲為風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鍾陵風雨池在西山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脈散清淺數里滙歸于茲石壁峭絶泉流其下信乎精氣之所同復風雨之所蓄泄邦人敬嚮相傳名之亟山北下二十里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薦之祈農望歲於是乎在祀之豐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視誠之薄厚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淨正德利用以黄韓篤厚之化化是吳楚剽輕之俗里閭之間謳誦相聞歲在丁卯六月大旱公勤身焦思思所以救之之道撰日潔誠有事于神齋心夕往犧牲肯濟厥明至于山下達于祠宇精誠旁魄靈既交感通山澤之氣致陰陽之

和和氣薰然蒸爲時雨末徹奠而繁陰起不崇朝而甘液徧蕩洒疵癘布之休和自時厥後庶幾咸若茂遂生物登成甫田而所治七諸侯如公之誠各修其封內之祀化彼災涼爲豐爲福其或散爲祥風結爲卿雲紛綸葳蕤奔走來告繇是九江之西歲用大穰昔董仲舒之陰陽啟閉之數相區區江都之地用無饑年前史書之况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有刓薄之俗以誠革歲有水旱之沴以德勝庶富斯民如此之盛也春秋時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德輿從事於公記事之徒也以公之仁洫之神明德叅會若合符節是用追琢巖石俾邦人

識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日記

會稽盧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

靈泉塢之主人曰大苾蒭盧公於諸佛微言義味之中深入圓淨以辯才實智離於二邊嘗經行於邪溪稽山之下初石帆山侶有穎川陳公表入掛法冠抗跡塵外既以自適爲適且悅盧公之風乃捨其北塢爲公禪誦之地公既至則疏蘙薈剗擁腫隨其汙崇作爲勝勢先是此山無泉遐汲溪流人既勞止而水之爲用不足公乃黙然以感怳若有通崖隟之下徹得泉脈及薙草轉石渠潺沮洳畚之鍤之決之濬之噴若玉竇泄爲瑤池

淨如醍醐頗若琉璃疑青蓮可植金沙在下惠風天籟相爲虛寂然後殖碧鮮以相接引清流而備用以盥以漱以爨以茗或以助火化或以祛熱惱日用無窮不知其功使夫後學趣道之徒至於此者則滌濯纓塵漸漬法味還源復性以聲榮爲累不其至哉貞元初州牧左常侍王君行春訪道因以泉名焉又前代隱賢多游踐於兹自東晉而下謝敷王子敬支遁白道猷洪偃皆有遺跡留於巖中今兹公本之外又互以勝槩標品徐會稽公李渤海則命其溪曰五雲諫大夫齊君遐舉則命其山曰玉笥其餘冠柱後惠文者王氏張氏陸氏率用

仁智樂茲清輝嘉名競爽以傲軒轅日至泉下爲公宗雷雖匡山之社錫杖所叩不是過也每元關道機演暢微妙聞其一音皆攝妄緣以趨靜性居常淡然與靈泉爲伍蓋戒本其潔定因其止惠取其用然後觀身及泉二俱無礙清淨迴複無入而不自得焉問法者又因泉以見公公之道斯爲至矣三年春獲與公遇俾予傳信故不敢沒其美又不敢蔓其辭時歲在丁卯二月甲子記

許氏吳興溪亭記

溪亭者何在吳興東部主人許氏所經作也亭製約而

雅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爲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夸目奓心者或大其閈閎文其節梲儉士恥之絕世離俗者或梯構巖巇糾結蘿薜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塵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烟陰嵐明晦萬狀鷗飛魚游不驚不喁時時歸雲來冒茅棟許氏方岸鶡冠支筇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王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自而入焉有田二頃傳于亭下鎡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遠不覺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觴陶然心與境冥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

可滑於腸中蠍夫舉世徇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之理君之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與贊武康皆有嘉聞而無粃政其靜也則偃曝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日善閉不爲異時之大來耶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詞云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中野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

寒暑寂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竄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正智中得眞常眞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歎語有時而闡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閾皆獲趣入若非幹元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于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攣鞿鏁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夭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

其猶𥛚稗耶建中二年予以吏役道于上饒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楞嚴之妙旨毗那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故猶書聞見以志於石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二